

Evelyn Waugh

伊夫林·沃作品系列

独家新闻

SCOOP

[英] 伊夫林·沃 著 陈笑黎 译



译外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伊夫林·沃作品系列 |

独家新闻

SCOOP

[英] 伊夫林·沃 著 陈笑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velyn Waugh

Scoop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家新闻/(英)伊夫林·沃著;陈笑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伊夫林·沃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773-3

I. ①独… II. ①伊…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921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73-3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这个轻松的故事是一个普遍焦虑和悲伤时刻的产物，然而作者创作它的时候，却处在特殊的幸福时期。

本书的早期版本曾有这样一个副标题：“一部关于新闻记者的小说”。现在看来有些多余。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外国记者正享有史无前例的、名不副实的声名。其他当时具有话题性的次要主题，如今已经过时了，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尽管在远东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写作此书的时候，公众的兴趣刚刚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转向西班牙。我试图把这两场战争糅合在一起。关于后一场战争，我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我曾被英国一家日报派到阿比西尼亚当驻外记者。在这项工作上我并没有过人的天赋，但我的确饶有趣味地研究过同事们的种种奇闻逸事。尽管政体不同，但以实马利亚的地理位置与阿比西尼亚是一致的，书中对杰克逊堡记者生活的描述也非常接近一九三五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城。

最不合潮流的部分是布特庄园的家庭生活场景。科珀勋

爵、梅楚兰德夫人和斯蒂奇太太苍白的幽灵今天仍在徘徊。布特家族却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年轻一点的读者请务必相信我，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仆人在不久以前确实存在过，绝非纯粹幻想的产物。他们也会发现本书记载的金额总数非常有限，请务必乘以很多倍数，以便更好地理解各种交易活动。

E.W

1963年于康姆·弗劳雷村

目录

前 言 1

第一部 斯蒂奇式效劳 1

第二部 二十镑的石头 89

第三部 宴会 215

第一部 斯蒂奇式效劳

第一章

1

正如约翰·考特尼·布特的出版商所言，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在当代文坛取得了稳固和令人羡慕的地位”。他的小说往往出版当年就可以售出一万五千册，这些读者都是有见解的人，约翰·布特尊重他们的想法。创作小说的间歇，他还写一些不算畅销却紧跟潮流的历史作品和游记，这也令他在知识界留下了美名。有约翰·布特签名的首版书有时会以比原价高出一两个先令易手。他已经出版了八本书（第一本书是他十八岁时写的一部关于兰波^①的传记，他的最新作品《岁月蹉跎》描述了他与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共同生活的几个月，以非常克制的笔调记录下了那段极为惨痛的经历），大多数与梅楚兰德夫人一起吃过饭的人都能记住他的三四本书名。他有很多富于魅力的朋友，其中他最重视的就是可爱的阿尔杰农·斯蒂奇

^① 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

太太。

和她圈子的其他人一样，每当约翰·布特遇到难题，总是习惯于向斯蒂奇太太求助。于是，六月中旬一个寒风刺骨的上午，他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去她府上拜访（她的府邸是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①的杰作，低调地隐藏在圣詹姆斯宫附近一条小路的尽头）。

阿尔杰农·斯蒂奇站在客厅里，圆顶硬礼帽已经戴在了他的头上。他的右手从大衣的左袖口冒了出来，手里还抓着一只饰有皇家纹章的深红色公文包，他的另一只手急躁地在胸前的口袋里掏来掏去。左臂下的雨伞让他的行动更加不便。他嘴里咬着一叠晨报，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他说的仿佛是“我穿不上”。

门童开完门后，走过去帮主人摘下雨伞和公文包，放在大理石桌面上，又帮主人脱掉大衣，把大衣举在他的身后。约翰则接过了斯蒂奇嘴里的报纸。

“谢谢。非常感谢。不胜感激。你是来看朱莉娅的吧，嗯？”

从高高的头顶向下，沿着庄严宏伟的旋转楼梯，传来了一个细小的但不可思议地共鸣萦绕的声音。

“尽量早点回家吃晚饭，阿尔吉^②；肯特夫妇要来。”

“她在楼上。”斯蒂奇说。他已经穿好了大衣，俨然一副英国内阁大臣的派头；他又高又瘦，鼻子也是又长又尖，胡子也是又长又薄；真是大陆漫画家理想中的模特。“你会发现她还

① Nicholas Hawksmoor (1661—1736)，英国著名建筑师，巴洛克风格的代表人物。

② 阿尔杰农的昵称。

在床上。”他说。

“今天早晨您的演讲读来很棒。”约翰对斯蒂奇一向很有礼貌；每个人都如此；工党成员都爱他。

“演讲？我的？啊。读来很棒，嗯？我听来感觉很糟糕。无论如何，谢谢。非常感谢。不胜感激。”

斯蒂奇出发去帝国国防部，约翰上楼去见朱莉娅。

她的丈夫没有说错，十一点多了朱莉娅还在床上。她那平时生动的脸正敷在面部护理泥里，就像阿兹特克面具一样僵硬吓人。她并没有在休息。她的秘书霍洛韦手拿账簿、账单和信件坐在她的床边。斯蒂奇太太一手签支票，另一只手握着一部电话，正在对人口述某个慈善芭蕾舞会服装的各种细节。有一位优雅的年轻人站在梯子的顶部，正在天花板上画一座废弃的城堡。约瑟芬，斯蒂奇家八岁的神童，坐在床脚下研究她当天的功课——维吉尔的一段诗。斯蒂奇太太的女佣布里托令正在给她读早报上纵横字谜的提示。斯蒂奇太太从早上七点半就开始绞尽脑汁了。

约翰进门时，约瑟芬丢开功课，上去踢了他一脚。“布特，”她粗野地大叫，“布特！”她先是在他的一只膝盖骨上踢了一下，紧接着是另一只。这是他俩见面时经常开的一个玩笑。^①

斯蒂奇太太把她的泥脸转向来访者，只能用眼神来表示欢迎。

“请进，”她说，“我正要出门。我们为什么要付给比弗太

^① 布特的英语为 Boot，做名词时意为靴子，做动词是踢的意思。

太二十英镑？”

“是送给琼女士的新婚礼物。”霍洛韦小姐说。

“我真是昏头了。关于百夫长胸铠上的狮子头，索尔兹伯里^①附近的特里斯伯里庄园门口有一个美丽的榜样，尽量模仿它，给《乡村生活》打个电话，请他们查一下过期杂志，大概两年前他们曾刊登过它的一张照片。亚瑟，你在塔楼上画了太多常春藤；你要把猫头鹰放在光秃秃的石头上，人们才能看得见它，我特别喜欢猫头鹰。亲爱的，Munera，就像tumtidy，在中性复数时总有一个短短的a。听起来像回文；试试Terracotta行不行^②。真高兴见到你，约翰。你去哪儿了？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买地毯，我在贝思纳尔·格林^③发现了一家新开的店，店主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犹太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的妹妹总是遇到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参加薇奥拉·凯瑟姆的灾区活动？她来参加过我的模范精神病院活动吗？”

“噢，是的，斯蒂奇太太。”

“那我要花上两几尼^④了。我真喜欢《岁月蹉跎》。我们在布莱克韦尔^⑤大声地读它。无头的修道院院长真华丽。”

“无头的修道院院长？”

“不是在威斯特斯。它在亚瑟画的天花板上。我把你的书

① 英国南部城市。

② 这一段是斯蒂奇太太在猜纵横字谜。

③ 英国伦敦的一个区。

④ 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相当于21先令，于1813年停止流通。

⑤ 这里可能指的是布莱克韦尔书店，是英国牛津最著名的书店之一。

放在首相的卧室里了。”

“他读了没有？”

“哦，我认为他不怎么读书。”

“Terracotta 这个单词太长了，夫人，而且也没有 r 字母。”

“试试 hottentot。它是这类单词。我只有看见字母才能拼出回文。不，特里斯伯里，你肯定听说过它。”

“Floribus Austrum，” 约瑟芬吟诵道，“perditus et liquidis immisi fontibus apros；迷失在南方的花朵里，又被送入清澈的泉水；apros 是野猪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它在这里指什么。”

“我们明天再做。我现在要出门了。hottentot 对吗？”

“不对，夫人。” 布里托令的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

“噢，老天，我洗澡时自己看看。十分钟就好。你待在这里和约瑟芬说说话吧。”

她跳下床，走出了房间。布里托令跟着她。霍洛韦小姐收拾好支票和文件。梯子上的年轻人仍在奋笔涂抹着。约瑟芬滚到床头，抬头盯着约翰。

“好平庸，是不是，布特？”

“我很喜欢。”

“真的吗？我觉得亚瑟所有的作品都很平庸。我读了你的《岁月蹉跎》。”

“噢。” 约翰并不想听她的评价。

“我觉得它好平庸。”

“你好像认为一切都平庸。”

“这是一个新词，我才学会它的正确用法，”约瑟芬义正辞严地说，“我发现它简直适用于一切。维吉尔、布里托令小姐和我的中学。”

“你的中学怎么样？”

“我是目前班里最好的学生，虽然有好几个比我大的女孩和两个中产阶级男孩。”

斯蒂奇太太说十分钟就是十分钟。她分秒不差地回来了，穿戴整齐准备出门。她洗干净了面部护理泥，可爱的脸庞显得生机勃勃。

“约瑟芬宝贝，布特先生有没有让你厌烦？”

“说实话还不错。主要是我在说话。”

“给他模仿一下首相？”

“不。”

“给他唱唱你学的那不勒斯歌。”

“不。”

“来个倒立。就为布特先生表演一次。”

“不。”

“噢，老天。我们必须走了，要去贝思纳尔·格林，还要赶在午餐前回来。交通又糟透了。”

阿尔杰农·斯蒂奇上班的座驾是一辆暗淡的甚至有些过时的戴姆勒轿车，朱莉娅总是开她自己的车，最新款的大批量生产的小型汽车。一年换两次新车，总是漆上锃亮的黑色，小小的，亮亮的，好似侏儒的灵车。她攀上路缘，沿着人行道疾驶，驶向圣詹姆斯宫拐弯处时一个警察记下了她的车牌，命令

她转上大路。

“已经是这星期第三次了，”斯蒂奇太太说，“希望他们别再这样了。别让阿尔吉闹心。”

陷入交通堵塞后，她关闭了发动机，把注意力转到纵横字谜上。

“是 detonated。”她说，把字谜填上。

一阵东风扫过街道，裹挟了上百台马达的废气，还有街对面正在拆除的门面房的粗粝粉尘，那是一座曾经十分体面的摄政时期^①的纳什式建筑。约翰打了个寒战，眼睛里揉进了些沙砾。全神贯注八分钟就足以填完这个字谜。斯蒂奇太太把报纸折了起来，从肩头扔到了车后座上；她怨恨地环顾静止不动的车流。

“忍无可忍。”她说道；她发动引擎，又急速转上路缘，向皮卡迪利大街^②驶去，前面有一个秃顶的胖小伙被她追得一路小跑，最后躲到了布鲁克斯商店的台阶上；脱险之后他正要抗议，却认出是斯蒂奇太太，他向那个小小的黑色车屁股深深地鞠躬，眨眼间它已经驶过阿灵顿大街街角。“我之所以喜欢这种古怪的汽车，”斯蒂奇太太说，“是因为开着它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开真正的车可就不行了。”

从海德公园角到皮卡迪利广场，车流绵延，一动不动，静

① 1811—1820年间，英国威尔士亲王任摄政王，代替父亲管理国家。

② 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 Road）是伦敦市中心内一条著名的马路，链接了西南方向的海德公园角（Hyde Park Corner）与东北方向的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马路的东南面紧贴伦敦三大皇家公园之一的格林公园（Green Park），西北方向的不远处则是伦敦三大皇家公园之一的海德公园。

止得如同一张照片，连绵不断，只是在几个战略性的街角，像无产阶级绝望的防御哨一样，隔离起来的路障后面有一些筑路工正在用机器钻探测，试图挖出控制这城市命脉的线路和管道。

“我想离开伦敦。”约翰·布特说。

“有这么严重吗？都是因为你的美国姑娘？”

“好吧，主要是因为她是。”

“你和她交往前我就警告过你。她是不是很可怕？”

“我不能多说。不过我必须远走高飞，否则我会疯掉。”

“据我所知，她已经把三个男人逼得走投无路了。你打算去哪儿？”

“我正想和你商量此事。”

车流猛地向前挪动了十码，又停了下来。街上已经开始出售晚报的中午版了；大幅宣传标语在东风中飘动：

以实马利亚危机

和

国际联盟措辞严厉的照会

“以实马利亚似乎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在想阿尔吉能否派我去当特工。”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先头部队。这几个星期阿尔吉解雇了十个特工。这是一

个人满为患的职业。你为什么不去当战地记者呢？”

“你能帮我安排吗？”

“我觉得没问题。毕竟你去过巴塔哥尼亚。我想他们会抢着要你的。你确定你真的想去吗？”

“非常确定。”

“那好，我来想办法。今天在玛戈餐厅的午宴上我会见到科珀勋爵。我试着提起这个话题。”

2

梅楚兰德夫人说一点半到，实际上她指的是两点差十分。两点差十分时，斯蒂奇太太和宴会女主人同时到达餐厅（因为堵车，斯蒂奇太太不得不把她的小车放在去贝思纳尔·格林半路上的车库里，她接着坐地铁折回到可胜街）。科珀勋爵通常在一点钟用餐，这会儿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男女客人们彼此都很熟悉，却不认识科珀勋爵，他们不时地被侍者迎进门，没有人注意到科珀勋爵的存在。科珀勋爵在大都会报业集团的下属恐怕很难认出那个不安的身影，每次开门这个身影都会站起来，又悄然坐下，无人问津。他在这种场合是个陌生人；答应为梅楚兰德夫人的慈善活动募捐本是他的一次无心之举，他很后悔在繁忙的晌午令自己置身于如此惨痛的窘境中，此刻他宁愿花双倍的钱换得一个解脱。然而就在此时，斯蒂奇太太一边朝他走来，一边对他施展了迷魂术，她发现他先是呆若木鸡，接着是神魂颠倒，最后完全被她的魅力征服了。